

佛經

大明實錄

丙午二月癸酉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為高郵聲援

上皆可之是月下令禁種糯曰余自創業之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徵于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力行而又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

塞造酒之源歛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
幾養民之實也

三月丙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珍等取濠州
四月庚申韓政兵至濠攻其月域又攻其西門殺傷相常域中
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域中度不能
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壬戌

上遣人齎書諭徐州吏民曰自元失政豪傑並起奸詭之徒多假
向義之名以濟其私如浙西張九四亂元之天下乍臣乍叛觀
勢強弱以為向背浚民膏血專利自私逼殺元浙江丞相及南

臺大夫又誑誘浙右之人擾我邊民觀其所為譎詐多端不可
不討自去年十月十七日令中書多相國徐達率兵平淮地今
年四月初九日報至淮東郡縣各處鹽場三十三所已次第克
平近者安東淮東守臣梅右丞省叅政等封府庫籍甲兵全城
來歸已令官其職民復其業惟爾宿州實我親戚將士故帥安
得不取以其為父母桑梓之邦不忍即興師旅恐傷鄉里之民
是用遣使告諭本州官吏軍民人等宜體予懷勿為自絕
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降

上甚喜以聚為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

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成湯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于百姓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潁天下之人以為豪傑奮興太平易致而彼以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心是用自底滅亡及元兵雲集其老将舊臣雖有握兵之權皆無戡亂之畧師行之地甚于群盜致使中原拔蕩城廓墟丘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成功害民者必達禍是以競競業業敬畏天命脩律治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雖布政化未周近為浙西張士誠擾

我邊民納我叛將爰命左將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既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餽轉輸勞苦日久又自丙午歲為妖民間稅糧軍需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各安生業毋惑驚疑

甲子

上發建康往濠梁省陵墓博士許存仁起居註王偉者從行辛未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

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埧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
壞遂破之竹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竹
都並君弼裨將賁元師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時竹
真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真遁去凡得兵
四千馬千匹糧九百餘石又遣千戶趙祥將兵至穎獲其運舡
以歸遂立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

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賢閱因詔侍臣詹同
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構
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以得而武帝雄才大
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
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鄴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
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言與廓擴帖木兒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
今不還予思閣下之言當此之時李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
密邇其勢必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
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士平

居則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禮至魯請覲周樂韓起來聘同
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恤
隣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誤亦未
聞有拘留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絕於楚楚人
執良霄漢伐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其意閣下反效
之予亦不以此介意而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
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
以之世主伯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
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
不答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裹糧連爭江淮之利是閣下
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李羅雖死餘
孽跳梁於西北鳳翔塵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室拒戰于樂安
王仁逃歸於東齊幽燕無獲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
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往
復之詞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
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俞表尚以服遼東
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
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正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

為國者不獨君能斷于上臣亦善于下漢王在成臯待楚使以
草惠待亞父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
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無
事皆如此魏武之策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
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為閣下利
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時經
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得安同信息使安豐
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
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復心之疾此
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
以為害矣惟閣下與諸君子同謀之母徒獨斷以貽後悔

丁未廖永安卒于蘇州永安巢縣人少惆悵以氣自豪江淮兵
起與兄永寧傑少年聚兵保鄉里從之者稍衆遂約束以軍法
與俞通海等俱屯巢湖為水寨

乙未夏五月與其弟永忠詣和州降遂率衆繫破蠻子海牙水
寨于裕溪口六月引舟師從

上度江下采石進克太平以功授為管軍總管

下酉三月除同僉行樞密院事累功陞同知

戊戌歲以舟師攻張士誠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
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

甲辰冬十月

上念永安陷于強敵守義不奪還授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
見被囚死

丙午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
主宰大江察鑿無私代天行令予生于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
變遂列行伍繼為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衆土宇亦闢乃正王

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戒強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
汙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始蘇張士誠據我東南之境數來
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于之與張
不可多事子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雌雄以安民庶然而剖判
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峯淤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
者茲欲將大率舟師由昆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大湖與張氏
決戰告神鑒知

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
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論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
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
志在於天下倉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
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有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
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
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矣諒敗滅
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
連威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
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
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毋忘吾言諸將帥
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
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
之

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
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
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
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

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九月乙巳侍臣王儋等進講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起居註魏觀對曰太宗雖才無文武而於善未勉矯操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此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羹頡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則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已用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為優也

左丞廖永忠叅政薛顥將游軍至湖歲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禽其院判鍾正及判將晉德成

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華斬之華據黃牛峯既降而後叛率其余黨益肆標掠澧湘民多被其害至是叅政楊璟命勝宗討平之

周文貴復攻掠辰州都郡

上聞之遣人諭楊璟張彬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固叛復不常宜多設方畧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糧道彼烏合

之徒志在據標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棄機勦捕無遺後患其
有家口從者則開釋之收後郡縣留兵鎮撫以綏遠人於是璟
等遂分兵進討

十月甲子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
師復遣袁洪孫虎畧富陽禽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
戊寅徐達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統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
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繫餘舟競進
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戰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
繫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過呂珍等以舊艦降得兵

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不固如也吾
太子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少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
暹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

十一月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等徇湖州城下李伯昇出
降

已未朱文忠進兵杭州張士誠平章潘原明以款狀來曰嬰城
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窩伏自念起身
草野叨任省樞非心慕于榮華志存于匡定豈立邦國珍瘁王
師見加事雖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邠生靈百餘萬比

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欲溥覃于天澤謹將土地人民
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凡得兵二十一萬馬六百匹
壬辰原明以全城歸降民不受鋒乃受平章其官屬皆仍守舊
職听文忠節制脩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
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纂脩是書

上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奧義不若集古之
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
知古今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
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

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賜鼎等白金人五十兩
及衣帽靴鞵等物

癸卯徐達兵至姑蘇城鮎魚口繫張士誠將賽義走之康茂才
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繫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常遇
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娄門華云龍軍胥門湯和軍閭門王弼軍
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
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下浮
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了弩火銃於上又
設襄陽礮以繫之城中震恐達督軍攻娄士誠出兵拒戰我武

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死城濠之定遠人性剛勇自和州從軍
隸元帥常遇春之麾下克太平始受萬戶定常州寧國陞為總
管克徽州陞副帥守金華調領軍駐杭州之臯亭山為授改太
平寧國翼元帥從克安慶還授安豐討廬州廬州未下從

上與陳友諒戰番陽湖涇江口復從克武昌遷武德衛正千戶尋
陞指揮副使取贛州安陸襄陽泰州皆有功調征西浙克舊館
至是圍蘇州戰安門左脅中又死後追贈鎮國上將軍令大都
督府事護軍東海郡公

十一月己未元帥陳德為天策衛親軍指揮使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之見一老人謂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活曰我太白星也言訖
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妄誕不可信也若太白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子語耶今
後此事涉凍恠誕者勿以聞

庚子陳德兵至沅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興祖出降得將士
一千三百二十人興祖即李勝也

甲辰

上遣使與廓擴鐵木兒書曰蓋聞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

之量然後能成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
小矣又何能成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閩下之
先王以興復為名提名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繼聞先王
去世閩下克成其功一旦以尹煥章齎書致禮跋踣而來使予
踴躍興起乃知閩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
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吊生者慶初非無故也及汪河去而
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什者政以此時李羅跋扈倒持
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閩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
傑之心二則恐出李羅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

久終不見還乃知閩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
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
有以社稷為重生靈為念者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
即位之始衛使子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女衛
穆叔女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
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
一介之使不過將誠導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况閩下控守
之地東連齊岱西拒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
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採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

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釁於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名遂
安如太山置之不同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
為閣下惜也所以數次遣人喋喋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
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山東兵連秦
寨豳并溷撓閔沸不寧此皆予前日累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
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求事之多聞博
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志今閣下用兵中原迄今十載
暮下豈無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衛王日之使於魯也為何
如魯之復命於衛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
竭忠言於閣下執此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
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是又開南方之
兵端為彼後門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日積敵日增仇讐不鮮
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
施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况為其臣者乎閣下其
深思之

二月丁未元將廓擴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
叅政陸聚令指揮付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沂舟至呂梁
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繫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

奮槩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符趨還城
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臥槍以待有刻李二果率衆至友德
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
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丁未遣使陳州以書諭左君弼自廬州走汴也元將李克彞使
守陳州至是

上乃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
足下從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以至於此
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潔彼邊疆與予接壤若觀獻計

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
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
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弓為
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
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
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果足下
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
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於陳州

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代罪
鷹揚奮興炎漢伏羲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肇基隆祚者也
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
遏絕亂畧消弭群匿心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
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
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
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
軍便宜行之

二月壬午湖廣分省叅政楊璟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招撫駐
師三江口慈利軍民宣撫使覃垕議軍

丁酉叅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帥
衆降

四月庚戌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孔子何說為
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以貴乎直弼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以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乙未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廓擴帖木兒南交陳友諒定王師討姑蘇國珍擁兵坐視屢假貢獻覘勝敗為叛服計

上以國珍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

父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鷓鴣張於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欵於西暮送欵於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爾過一也吾下婺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還爾子爾乃詭計多端不數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猥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較輕悔五也廓擴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征西擾頓師乏糧又為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奏已失

中原徐宿邳郡為吾藩籬大河為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欲且泛海交好聲言繫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間隔海濱豈能應授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踈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使矣爾過七也爾兄弟無功于元朝無恩于民盜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要名爵跋扈萬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於鋒敵爾過八也爾兵數出掠我並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遂搗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匿其首惡此其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以致阮德桑璋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煽潛結遙為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待爾反自疑二輒以詐附所謂其言為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為爾計尚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機而作不輕屈膝亦不生釁此爾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

諒此非爾本情式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為爾謀
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
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

丁卯

仁祖后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昇曰昔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
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吾呼與偕來囑曰
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
推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臣莫不

感惻

五月丙子徐達圍姑蘇

上初不欲炊兵但困服之耳至是又不下乃以書遺士誠曰成湯
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
當時之亡情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
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平心
畏天順人以全身保族如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
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母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
滅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

已亥初置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四品直學士正五品
脩撰典簿正七品編脩正八品召知饒州府陶安為學士

六月癸亥陞指揮付友德為江淮行省叅政賞綺帛各十足以
陵子村之功也

癸酉叅知政事張昶以謀叛誅昶北平之宛平人仕元為戶部
尚書以奉使來

上與語初默然後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叅政昶示外誠歛內懷
陰計與楊憲胡推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于前代典
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
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者心常快快時廓擴帖木兒兵尚強
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仍不失富貴也間使
人上書頌功德勸

上以及時誤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
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復後勸

上重刑法破至并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聽昶懼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等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内得書表遂輾之

上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于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是何赦遂伏誅

吳元年六月己酉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君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覺其至分兵北壕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叅政黃哈喇八都率兵千餘人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蹇不可避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繫之敵衆少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與入城計忽忽無所出

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列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昇辯識五音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

上昇每音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冉對曰
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予繫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
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
者鮮知音律之學歆學和顧不難邪毋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
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
無不和矣上深然之

甲申相國李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
群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成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
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
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
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亥諒初
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豈得便自
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庚寅責方國珍貢糧二十萬石仍以書諭之曰汝初納款謂杭
城在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汝
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據地相接收爾甚
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爾故得安處海
隅坐享三郡之富是我大庇于爾也爾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
時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暇
救人爾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爾吾師下姑蘇即南取溫台慶
元水陸並進無禦也爾早于此時改過效順能以小事大之義
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
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會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
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爾累舟中自有敵
國徒為豪傑所笑也非方之恩不可數得爾宜慎思之國珍大
懼為沉海計

八月丙寅

上以書諭沂州王宣父子曰吾兵去歲拔淮甸爾父子遣軍乘勢
入海州非仗吾軍威安能得此爾乃不知所自縱軍燒吾鹽草
今年春又犯我宿遷此乃鼠竊狗偷之計豈大丈夫所為哉事
本微細徒起釁端是以前日海州之舉不過畧示警戒吾若督

師進取海州決不可保兵臨海州時吾忽記爾父子數年前與
吾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群雄意子嬰于咸
陽戮商卒于牧野以清華夏因不忘舊盟遂即命班師今整兵
取河南以駐淮陽念爾昔言故以書示意若能遷更名號奮然
未歸相與戮力戡亂豈不偉哉不然未取河南先伐沂州當此
之時雖歆改圖不可得矣

九月甲戌命叅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太廟成四祖各為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每廟中奉神東西兩
夾室兩廡三門門皆設戟二十四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
次之西為饌次五門俱北向門之東為神厨五門西向其南為
宰牲池一南向

乙亥贈故鳳翔衛指揮使丁德興為都指揮使誥命曰朕聞為
人臣生而能宣力效忠者沒則必有褒贈之榮所以報功也鳳
翔衛指揮使丁德興以武勇之功拔身行伍委質事朕屢有戰

功當征進蘇州之時方圖報效竟以一疾長逝追念曩昔不忘于懷是用贈爾驃騎將軍都指揮使以慰爾于冥冥之中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後又追封為濟國公

戊寅

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傳璪揚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為鞠微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叅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治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為惡譬如衣之積垢加之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孛蕪于金欵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癸未姑蘇捷至

上命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州

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率勇士千人赴淮安候師期

召湖廣叅政周德興岳州叅政張彬還建康以張士誠大會諸將故也

已丑朱亮祖駐軍新建遣指揮嚴德政闕嶺山寨平之
大將軍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
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
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上歎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初士誠事者黃叅軍
蔡叅軍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吳中童謠云黃蔡葉作
齒頰一夜西風來孔厥至是率敗果如童言

辛卯朱亮祖兵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

丁酉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繫敗之

戊戌

上遣使以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曰曩者
天棄金宋曆數在殿下祖宗故以韃韃部落起事沙漠入中國
與民為主傳及百年至于殿下海內兵興豪傑紛起擾亂中原
邑里蕭條縱有遺民又處朝秦暮楚之時民庶之不安也七十
載矣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
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
下之祖宗四海內外殊方異類盡爲土疆亘古所無豈意

辛卯之年妖人橫起不三四年間海內海外勢如瓦解殿下屢嘗命將征伐國勢日衰妖氣愈勝遂令故將大臣服毒而沒臨陳而陷十常八九如以義旗而興為將者李察罕張思道李思齊雖能殘滅妖寇功已高權已重豪傑之志在焉殿下不能誰何尤甚妖人之作亂也蓋其心不異曹操奉漢獻帝于許下殿下豈不知之前妖人之作亂也權臣之拔扈非妖人易于作亂權臣易于拔扈此蓋殿下不能體祖宗所為故天棄之如棄金宋之時事不可救予本庶民因亂起兵保障鄉里官軍隔驗遂為衆所推戴數年以來因輯衆撫有江南兩浙湘兩淮漢沔江西嶺廣人各生理近珍戒反側張士誠於彼得神保太王及黑漢等九人昔殿下祖宗滅金宋蕩除其宗室親王附馬盡行殄滅亦何忍也將謂已王天下有萬世之永時運在天豈由人乎今我則不能所獲元氏子孫悉皆放歸望殿下思祖宗之傳以善待之不悉又以書遺廓擴帖木兒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審閣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訥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成如閣下存大義宜振師旅聽命于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為臣子而朝廷之權專于軍門

縱此心自以為忠安能免于人議若猶豫不決恐變生部屬有難言閣下果忠于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予近于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士誠江南已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廣止有閩中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即日諸軍屯駐在內居閑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援薄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

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召右相國李善長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都督馮宗異平章湯和胡廷瑞右丞永忠左丞華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參政薛顯趙庸曹良臣及各衛指揮千百戶於戟門封善長為宣國公達為信國公遇春為魏國公達絲段表裏十一尺遇春十尺廷瑞宗異各九尺和良臣各八尺永忠康茂才各七尺顯庸興祖各六尺指揮各五尺千戶各四尺百戶各三尺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如王國寶等沒于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而輔佐之爾等

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徂于戡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遠畝大業雖成更須努力朱亮祖兵克台州方國瑛奔黃岩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歆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徃徃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善門走黃岩亮祖入吳城遂徇下僊居諸縣是月楚國公廖永安之喪至日蘇州

上迎祭于郊其文曰惟靈賦質忠純夙稱勇敢念昔開基之始汝方保禦巢湖不待諭言即通誠款既而大集舟艦力贊渡江鼓掉洪濤奮身勇進是用大啓疆土克壯皇猷佐命之勲汝固不少夫何禍生不虞陷復敵境予之痛悼于茲有年今者剪除殘孽浙右悉平即命有司反汝靈柩惜汝不見國家永昌而歆以汝獲歸葬為少慰也嗚呼有功而不享其報有才而盡其用股肱之義寧不盡傷式奠于郊用宜予意汝其歆之

十月乙巳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

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遠近者不過百里
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免離亂
之苦每終夜思不能安寢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安而易懷
首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宜勤苦之日
豈能坐視一方而忘遠慮乎

丙午命百官禮義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相國外官如之陞湖
廣行省叅政楊璟為平章政事階叅祿大夫仍于荊州分省署
事改太史監為院設院使止三品以監令基為院使朱亮祖兵
至黃岩方國瑛燒殿宇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普降

壬子置御史臺從一品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
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
廣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為監察御史
基仍兼太使院使

癸丑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瑱為副
將軍帥常州長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

甲寅復遣使諭溫台慶元方國珍之民曰慶元方國珍頃田海
上細民因元失政首倡禍亂盜據三郡兄弟子姪偽列官曹肆
其貪虐為民巨害者常遣人納降吾念爾民之故即許之不疑

彼懷奸匿詐旅即背叛交搆國寇犯我邊疆故命師往討罪止
方氏他士民有挂誤者皆非本情毋妄致疑各歸本業有能伏
義擒斬魁黨來降者吾爵賞之命中書省定律令以左丞相李
善長為總裁官叅知政事楊憲傅巖御史中丞劉基翰林院學
士陶安左司郎中徐本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經歷錢用
壬監察御史盛原輔吳去疾趙麟岩永泰張純誠謝恕大理卿
周禎少卿劉惟敬大理丞周湏評事陳敏孫忠按察使李祥潘
輔滕毅僉事程孔昭傅安學士王藻逮永真張引吳彤為議律

官

丙辰遣使以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
土崩群雄歆成的功者衆甚然處非其地徒擾擾以傷民今十
有七年矣功業之建槩乎無間適者有將軍傅友德守徐州師
次中藥獲王保部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而王民亦以守之三
分其險數年之間民無一定之規使人傍觀似無智者以吾料
之非智不足也患在因循假元之舊號決智不速而使民橫遭
其塗炭耳迄今雖昧於見聞然常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訪
海內形勢天運去留之機頗知一二况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
在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欲

相為犄角分富貴於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
畏二公之怒直詞相告當揣其福德威力定慰民望者推一人
為尊撫定閩中以一兵心擁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之東大河
南北使君尊於上公卿將相各安於下家樂其業人全其性不
亦可乎若乃各居一隅以殺戮相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
禍若有不虞功名俱滅比之屈邪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為君已
為公卿將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吾若以
用兵爭強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決雌雄是秦民未有
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為今以相尊相讓之
事告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為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之
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誰苟為不然鷓蚌相持漁者獲利悔將
何及

庚申

上以書諭陳州元守將譚右丞曰吾觀古昔豪傑之士有出於畝
畝者有出於市廛者有出於衣冠之謂者或得事明主則功施
社稷名垂青史蓋豪傑之人奮背昏暴之世其得天眷福盛者
為君其得所歸不能者為將故能濟世安民慶及子孫吾聞將
軍起自淮西一農耳因時多事以勇名達於四方若大展其能

何所不至惜乎近年以來坐守陳州未遂其志若陳州之兵不足
以稱將軍之用陳州之民不足以供將軍之費使人聞之深
為嘆息夫以熊虎之將而淹滯於荒殘之地况今正當有志之
時而乃苟聽無志之士約束古之豪傑果如是乎將軍必能有
以自處書至宜悉此意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軍國僉事
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
又命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
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
湖廣叅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
武昌荊州襄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上詔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
必在得人今將非不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
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推鋒陷陣所
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
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美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繫之右丞薛顯
叅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達則專主中
軍策勵群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者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

等其識之又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又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事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文輝初為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七里山祝曰元君失道天下兵興豪雄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而有損民之患予甚憫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珍除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今則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兩淮兼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揆十年之前此地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強深溝高壘招歛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日之苦料其事體終歸於一達自姑蘇班師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擾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于畏天命必當極救今命諸將分道率師征討未知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兵行不敢不告

巳丑

上遣世子 次 往臨濠謁陵墓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世子至

太平府訪陳通家賜白金五十兩以初記其家也

丙寅檄

己巳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温州陳于誠南七里方國珍步將帥兵拒戰我師繫敗之破其太平寨追比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其東門指揮柴虎將游兵往來應援哺時克其城獲其員外郎劉本方明善先以挈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

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大將軍書乃遣使納款且奉表賀平張士誠其畧曰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共仰無私之化江漢朝宗星辰拱北同知有德之歸矧茲離民敢于國紀共惟

殿下克寬克仁乃文乃武初征自葛來蘇治于商書以伐崇墉致附隆于周雅神人交贊遐邇同懽臣信等仰載威光欣逢盛事執玉帛者萬國慶大會于塗山舞干羽于兩背照重明于衢室表至

上遣徐唐臣李侍儀李少卿往沂州授信為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職且以書諭之曰惟古豪傑之士天下擾攘之秋集群衆以膺揚據一方為虎視然遇真主

者出遂知天命所歸乃披露其誠歸於有德如竇融獻河西之地于漢李勣歸黎陽之衆于唐能達時務之機故享富貴之福名昭史冊世謂英賢惟爾父子久據沂州近使苗副樞來通附順之忱吾遣侯正紀往答慇懃之意兩旬已過一介未還且慮天將改物元政不綱誰能霖雨以蘇民方見龍蛇之起陸極此塗炭責實在予爰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統率大軍水陸並進往戡衆亂平定中原方我師之出適爾使復來攄情悃於表詞納版圖於我國豈非感天下之神明成風雲之慶會哉予嘉汝義終始不忘汝其一德輔濟蒼生更為悉爾兵力用討隣封以廣海岱之區益我職方之典毋致融勳之功獨擅漢唐之美共保富貴同我永昌

十一月癸酉方亮祖率舟師襲敗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昭諭之

丙子大將軍徐達師次下邳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將宣武等衛軍往徐州進取山東諸州縣

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祖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跡指示此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爾正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斲削

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黜聖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既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庚辰平章韓政師次梁城元同知樞密院盧斌僉院程福等率衆降

壬午沂州王宣叛大將軍徐達怒遂進攻分軍營其南門都督馬宗異合軍士開壩敵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其子信募兵未還自度力不能支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

乙酉以天德衛指揮陳德為僉都督

己丑湯和等既下溫台慶元方國珍遁入海島

上乃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和討之祭海上諸神曰近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領兵取慶元溫台等郡今復遣平章廖永忠為之副往慶元招撫軍民惟茲軍士未常涉海茲經海上

惟神鑒之

甲午

上在園丘指道傍荆楚謂世子曰古人用此為朴刑蓋以其能去

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捐生此古人用心其仁爾宜知之

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南監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來降送之建康

庚子克滕州先是大將軍徐達命平章韓政畧榆行梁城諸鎮寨道又令政遣人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寶率兵畧滕州元守將楊知院驅軍民老弱嬰城固守至是聞大將軍至揚知院遁去遂克其城

壬寅征南將軍胡廷瑞帥師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

十一月甲辰律令成命有司刊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之

丁未大都督府同知張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高德棄城遁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等追至東阿元叅政陳壁以所

屬五萬餘人降孔子六世孫襲封衍聖公希學聞大軍率曲阜縣尹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於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方國珍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

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于天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才昧于學術遭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

先所籍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不過欲得湯武之君爲之依附而已向者王師之渡江左霆繫電揮至于婺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師歸心效順惟時固已知

主上有今日矣無所以依日月之永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擅搆釁端得罪實深固不可解今者守疆之吏馳言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有孝子于其親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自咎十年之間非

主上無以至今日一旦墮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加生成之賜容歸者死使子姪輩得全餘生以聽驅策實臣萬幸

上始怒其反覆覽表憐之乃賜書曰首汝外示歸誠中懷譎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究竟背前意致勞我師汝尚不即斂手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辭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附悉從原宥

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傳之無

驗。後遂成骨。隆能甚異。征南將軍胡廷瑞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

庚辰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兵取濟寧。元守將平章陳秉直棄城遁。我師遂入守之。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寵盛世之輿圖，應順天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于鴻名。由是繼百王而主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欽惟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

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于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璽而出迎命將士。以東征為王東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附。若江漢之朝宗，邠域肇隆有金湯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御于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于人望。既附從衆，宜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合群情，躬伸勸進。對明廷而虎拜，翊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叅兩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上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以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殿。

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
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殿下
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
敢以死請

上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着于四方感于神
明願為生民之計早徇群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
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義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征南將軍胡廷瑞副將軍何文輝師至建陽元守將曹復
疇出降留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吳禎帥舟師自明
州海道以取福建州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帥師破分水關畧崇安縣克之

辛酉中書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以即位以禮儀進即位之日
先告祀天地禮成就即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督耆
老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鹵簿導從詣

太廟奉上冊寶追尊四代考妣仍告祀社稷還具袞冕御奉天
殿百官上表稱賀

吳元年十二月甲子

上御新宮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

上帝皇祇其畧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

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帝賜英賢為臣之

輔還戡定諸難息民于田地今地周圍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

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皇祇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璫使臣知之

大將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是月陞龍驤衛指揮同知金朝興為指揮使梅思祖為浙江行

省右丞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江按察使陳寧為提舉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

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告

祭

昊天上帝皇帝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

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

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
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塗鄧克明龍泉彭
時中荊州姜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適贛州熊
天瑞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
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偃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幅
員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
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尚享先是

日

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霽粵三日省牲雲陰悉
歛日光皎潔既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明朗衆皆欣悅禮成遂即
位於郊壇南備儀法衆從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
禮畢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四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冊曰 孝玄孫嗣皇帝

稽首頓首

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傳之于子孫子孫今有天

下者追尊其祖考此古今之通義也遇天下兵起躬環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為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

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皇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祖妣曰裕皇后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祭畢

上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尊行令典尊崇先代肅齋一心對越神靈所謂蕙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遂命世子先至社稷壇立石主

上至設位于南楹之間各詣神位前行禮畢事

上還御奉天殿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等率文武百官上表賀曰天生聖知宏開基創業之功運際亨嘉仰濟世安民之主萬方欣載四海更新恭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卓冠群
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普天率土之會東征西怨猶大旱
之望雲霓外攘內安措顛連而置衽席兵威所尚靡墜不催德
惠所加無遠不服平群雄而僭亂息掃六合而烟塵清極其塗
炭之民布以寬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三綱正而倫理明天
命攸歸寔茂膺於曆數人心所屬咸鼓舞於謳歌冕旒端拱於
宸居華夏統承於正朔乃繼天而立極爰定鼎而建都臣等幸
際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鷄列上祝洪圖嫗武脩文開太平於萬
世制禮作樂妙化育於兩間

上受朝賀畢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立
世子標為皇太子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興王出自衡門奄
有四海為君為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于在位撫黎而統萬
邦后以懿德慎于治內表六合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
氏同勤勞於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為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
冊金寶立爾為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戒之
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敵天下之本在焉朕起自田野
與群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于多難之際今基業已成命爾標
為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宮為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

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北民立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尚戒慎之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廷秩有差

丙子詔告天下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王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紛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于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詞勸進尊朕為

皇帝以主黔黎勉狗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於鐘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是年為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建大社大稷于京師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布告天咸使聞知封皇族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先德以克臻此已於正月四日祭告

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既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重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沒特遣封皇伯考為壽春王皇兄為南昌王王為盱眙王王為臨淮王皇從兄兄霍丘王王為下蔡王王為安豐王王為蒙城王皇姪姪為山陽王王為招信王皇從姪姪為寶應王王

為六安王王為來安王王為都梁王王為英山王皇伯妣劉氏
為壽春王夫人皇嫂劉氏為臨淮王夫人皇從嫂翟氏為霍丘
王夫人趙氏為安豐王夫人列祀家廟着為常典伏惟英靈歆
此榮祉

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
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
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其祭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于
觥每事皆八朱漆盤盃二百四十及揮撻箏篴筥幢幔浴室皆
具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雖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
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進兵繫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
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璟命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等逆繫

敗之獲其卒九十五人馬二十餘匹遂進兵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瑣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辛巳詔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事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少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事鄂國公常遇春兼少保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廖永安李伯昇俱兼同知詹事院事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趙庸右丞王溥兼副詹事中奉大夫中書參政楊憲傅瓛兼詹事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事康茂才兼左率府使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張興祖兼右率府事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顧時兼同知左率府事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孫興祖兼同知左率府事鎮國上將軍兼大都督府吳禎兼左率府副使鎮國上將軍兼大都督府事耿炳兼右率府副使榮祿大夫御史鄧愈湯和兼諭德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章溢兼資善大夫嘉善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文元吉范顯祖兼賓客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上曰適間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

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崗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及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動一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尚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是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兼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告成王告以克誥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慮安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
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以虞城縣隸濟寧府周文貴自全
州引兵援永州左丞周德興等繫之文貴敗走斬其部將朱院
判獲元師漆甲等六人

壬午征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
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
諸鎮兵皆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
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因
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
數與挑戰達里麻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府攻之

丙戌

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
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
子以激其怨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出削諸侯土地七國
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
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
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矯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置中山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周立為指揮使

置濟寧左右二衛

壬辰克建寧時征南將軍胡廷美督兵攻建寧益急連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且總管翟也先不剌亦

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欲公同受命至此為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城中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廷美即廷瑞避

御字改今名

癸巳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揮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徃徃事未就而國墮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之弊又何得知此

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誥曰蓋聞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

載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基圖以

大國家以安自古皆然朕初渡江時江南之士謁於軍門者陶

安實先即以帝王事功具於始見之際贊襄兵務多歷年所宣

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陳之論以中出納之命惟

允至於捍城禦侮寇慙成擒為郡治民勤勞益著肆朕君臨大

寶念此翊戴舊臣老當優之不宜久煩以政廼者開翰苑以崇

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是用擢居宥密俾

職論思茲特授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

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信都
一本堂記

紅樓夢